

番薯的记忆

□ 鲁汉

近日，龙头诗社微刊第23期刊发了梁女士的《咏番薯》，全诗借番薯的形象，赞颂了质朴、坚韧、奉献的品格，托物言志，言简意丰，字里行间满是生活气息与人文关怀。我们这代人多是吃番薯长大的，读来格外亲切。尤其尾联“本是充肠物，偏称大傻瓜”，以“大傻瓜”的俗称作结，看似戏谑，实则藏着深沉的敬意。

《咏番薯》像一把钥匙，打开了我尘封的记忆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农村，粮食产量低，口粮严重不足，一日三餐非番薯饭即番薯粥。地里的番薯常遭虫咬，生产队分的新鲜番薯里，不少是带着虫眼的“虫皮货”。煮熟后又苦又涩，难以下咽。母亲总是蹲在灶台边，佝偻着背，手里的小刀在番薯皮上摩擦出“沙沙”声，一点点削去虫蛀的部分。那些削下来的“虫皮”她也舍不得丢，自家的、邻居的，都收集在一起，摊在竹筛里晒在屋檐下，晒干后变成褐黄色的硬块。等粮食实在接不上时，就拿来煮熟充饥。说也奇怪，晒干的“虫皮”倒比新鲜的少了些苦涩味，或许是

饥不择食，或许是岁月把苦涩也酿成了难忘的滋味。

那时候的番薯，是真的金贵。生产队收完番薯的地里，过不了几天，总会有吴川邻村的人来“chian番薯”。他们扛着锄头，在翻过的土地上“掘地三尺”，铁锄碰撞泥块的声音此起彼伏。他们当中运气好的能挖到几个漏收的小番薯，更多时候是空手而归，可他们依旧每天来，那身影在空旷的田埂上晃动，成了饥荒年代一道无奈又倔强的“风景线”——若非粮食实在断了顿，谁会为几个残薯如此奔波？

村里还常来吴川覃巴的“叮当佬”，肩上挑着担子，一头是装着酸蒜头的陶罐，一头是摇着铃铛的大竹箩，走街串巷时喊着“酸蒜头换番薯罗”。那时家家粮食都紧，可小孩子馋起来哪顾得上这些。我就做过这等傻事：趁母亲不注意，偷偷抱了家里几个大番薯，换回三四个皱巴巴的小酸蒜头。母亲发现时，气得双手发抖，却终究没舍得打我，只是红着眼说“那是全家三餐的口粮啊”。如今想起，那酸蒜头的酸辣里，藏着多

少对饥饿的懵懂，和对母亲的愧疚。

如今番薯成了餐桌上的健康食材，可再尝时，总想起那些靠它续命的日子。它从不抱怨被叫做“傻瓜”，就像母亲从不抱怨日复一日削着“虫皮”，就像邻村人从不抱怨在空地里徒劳挖掘——那些在贫瘠里默默支撑的力量，或许正是梁女士笔下“大傻瓜”最珍贵的注解：扛过饥荒年代的重担，被虫咬、被遗漏、被孩童换作零食，却始终以最朴素的态度滋养众生，这种“不争不辩”，恰是“大傻瓜”背后最动人的奉献吧。

注：chian番薯，用锄头挖掘寻找番薯。

附：《咏番薯》全诗

咏番薯

作者：梁玉娟

无枝绿蔓爬，有土可安家。
寂读三更月，闲看万里霞。
不登权贵席，只赐庶民牙。
本是充肠物，偏称大傻瓜。



美丽庭院果飘香

□ 邵锋

乡村美丽庭院建设是“百千万工程”建设的一项重点工程。经过近几年的努力推进，已取得明显成效。各乡村都涌现了不少美丽庭院，它们就如一幅幅充满诗情画意的图画，点缀在广袤的乡村大地上。

在雷州市客路镇邓宅寮村，有一座美丽庭院，名叫“适园”，其景致幽雅，园内佳果飘香。

大暑刚过，台风“韦帕”带来丰沛的雨水，把天空洗刷得格外明净，天气凉爽了不少。应适园主人波哥之邀，我们几位好友来到适园摘水果，品尝庭院佳果。

我们已来过适园几回，但这次的感受却大不相同。走进适园，只见园内布局精巧，树木花果摇曳生姿，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水果的香甜。庭内有一鱼池，叠假山，置太湖石，种着奇花异草。池中流水潺潺，鱼儿成群在水中嬉戏，十分逗人。

好友通哥曾写“适园观鱼”一文发表于《茂名日报》。他在文中写道：“方寸之间有乾坤。”鱼池巧妙的布局、鱼儿、水石、假山、植物在他的笔下活灵活现，生动传神。最后，他通过写鱼而借景喻人：“天地有大美而不言。‘大漠孤烟直，长河落日圆’，大山大河那种壮美令人震撼，而一花一叶，一鸟一虫同样会令人着迷。美存在于人心，亦存在于大自然的各个角落，只是我们芸芸众生为生计所累常常忽略了。闲暇时间我喜欢看鱼的游姿，经常‘临渊羡鱼’。鱼儿那种流线，那种婀娜，那种巧妙，那

种舒心，那种天然野趣，是每个艺术家都自叹弗如的。”

读着通哥的美文，再身临其境，顿觉心有所悟，感同身受。

视线从鱼池游离，最抢眼的是紧挨屋南边的三棵龙眼树。枝繁叶茂的龙眼树像三把撑开的巨伞，绿叶间挂满了沉甸甸的果实，把枝丫压得弯下了腰，风一吹便轻轻摇晃，仿佛就要坠落下来。

波哥说，这三棵龙眼树已二十多年了，是他父亲当年亲手埋下龙眼核，一锄一土培植长大的。庭院中间的那排沙田柚树，也是同时栽种的。望着满树的龙眼与挂满枝头的柚果，我心中不禁感慨：果然是前人栽树，后人乘凉啊。这满院的丰收景象，不正是父辈辛劳结下的甜果么。

空气里飘着淡淡的果香，让人垂涎欲滴。我们迫不及待搬来了梯子，波哥和兄长文哥三下五下踩着梯子，便爬到了树上。文哥身手矫健，一溜烟便爬到了树顶，双脚稳稳叉在树枝上。随着“唰唰唰”的响声，树顶的龙眼就被他连枝带串摘了下来。谁能想到他已是年过七旬的人？这般利落劲儿，看得我们睁大了眼睛。我也憋不住爬到梯子上接应，把摘下来的龙眼传递给地面上的老友墨心人。

一会儿工夫，已摘了一箩筐龙眼。我们惬意地坐在庭院的凉亭里，品尝着自己亲手摘的龙眼及菠萝蜜，清甜可口，喜上心头。我们不禁感叹，在乡下有个庭院真好呀，可享受在城市里享受不到的乐趣。

波哥还带我们去参观村中的古树林，一路上瓜果飘香，树林茂密，村子在树林果木的围抱之中。村的西北面还保留着一片生长了几百年的古树林，各种树木葳蕤茂盛，古藤攀绕，鸟儿在林间欢唱。这片树林与邓宅寮村同龄，见证了几百年来村里的变迁。树林南面及西面有两条溪水蜿蜒而下，汇成了一口池塘。波哥说，小的时候，他常常在池塘里捉鱼，鱼儿很多。可惜如今池塘已变窄小，也难见鱼儿的踪影。如今，在村里还保留着这么一片自然生态，实属难得。

乡村风光优美，生态环境宜人，美丽庭院是乡民的乐园，承载着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。波哥是一个有文化情怀的人，适园内充满了书墨香，他不仅精心打造自家的庭院，也用心建设村里的文化公园。前些年，他在适园举办乡村音乐会，众多艺术家美妙的歌声在田野间回荡，近来他又准备组织乡村诗会，用艺术抒发对乡村生活的情怀与热爱。

波哥参与了《羊城晚报》艺术研究院在清远市翁源县翁城镇打造“翁城，中国诗歌城”的文化品牌项目，其中，扮演“李白”的诗人在翁城朗读“翁城孩子的诗”，不仅吸引了当地众多学生小孩，还吸引了大批慕名而来的游人。他准备把这些经验做法运用到家乡建设中去，打造“文化乡村”“诗意乡村”，响应“百千万工程”，以文化赋能乡村建设，把乡村建设得更加美丽。

现今，村民们的生活水平已大幅提高。若能在丰富的物质基础上增加更多的文化生活与精神追求，各乡村都行动起来，把家家户户的庭院打理得整洁美观，美化乡村的环境，开展丰富多采的文娱活动，充实村民的精神生活，那么，乡村定会变得更加宜居宜游，散发出更令人向往的魅力。

2025年7月23日于古风堂

